世說新補 一

世說新語補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為六朝諸君子即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者㝡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賛往往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燕趙郡國獄小間無事探槖中所藏則二書在

馬因稍爲刪定合而見其類盖世説之所去不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譏譎清言致亂而不知晉宋之于江左一也驅介冑而經生之乎則毋乃驅介冑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髀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

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絶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蹊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注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爲俗夫攙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特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寃初雖閟之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忝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氏

之忠臣抑庶幾不爲風雅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

予刻世說豫章舊所病句棘難通者亦既有倫矣惜也子固雠對之功闕焉探字躰句往往而訛幾於誤人標評小語亦續有得時復循覽而恨其未覈也家兄元美嘗並何氏語林删其無當合爲一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立得而嗜之次第修註而更爲訂何氏之乖迕與益其註之未備鋟槧經年殺青潚室會予將之閩中手以相示且請序作者之意予

豫章後重校善本不吝鋟之盖臨川孝標功
緒略當元朗羽翼意亦勤矣昔猶璋判今始
珪合予所研覈不寘者将無鄭玄之遇服氏
哉若孝標一註疑有舞入中間稍為指摘終
未得起斯人于九原令千載洗然也書以復
仲立仍具此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
世懋再識

刻世說新語補序

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臨川王潛居研志耽情墳籍爲宗室之表所愛佳事清言采而書之當時如太尉袁淑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諸公引爲佐史國臣故紀載周悉劉子孝標學旣該博又好異書從而註之故引證特詳彼崔慰祖謂爲書淫或於是書有癖也國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遡漢晉下逮勝國廣爲語林王元美刪其冗襍存其雅馴者爲世說新語補敬美自幼酷好是書鑽厲有日于字句

句棘難通者疏明之于舊註為俗子攙入者標出之自謂洗卯金氏之寃曾刻豫章續有正者復刻吳郡張仲立校之已為善本敬美又加指摘其批評視劉辰翁加詳再刻閩中王汝存校之問序于不佞因得再讀驚髙論于曠代聞長嘯于異時又何快也若以世說等孔思尚之語録而槩為瑣言比劉彤之晉紀而都云才短談何容易受嗤千載吾于劉子玄亦有目睫之譏云夫何氏羽翼臨川厥功偉矣乃二王表章合而為一俾江左風流紹述東京者千萬世而一

日臨川有知將謂賞音之士寧獨劉玄靖邪語
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余于兹編亦云
萬曆丙戌秋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覩已說爲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騖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嚥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剸以一言半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竝行也晚後淺俗

奈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
槃一老出其游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蓋
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
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剗其長註間疏
其滯義明年以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盧劉
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
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
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
收録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刋本謝湖躬耕
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
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
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傳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
歌堯風陶荆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
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奥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
室又斑斑載諸册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爲多非强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絶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吴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録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右見高氏緯略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
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截㝡爲善本晉人雅尚
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
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
證之閒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黄姑亦傳疑以竢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棻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㝡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来理言遺事論次爲書摽表揚確奕奕玄勝自兹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爲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摻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践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

義例一惟劉氏之書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品目眇分雖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爲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以爲撫裂委瑣無所取裁骫骳偏駮獨能發藻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爲謂足以涵養性真變

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
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
護所不足甘於面墻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之深痼君
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
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目
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
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
文公既為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

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佳話以垂法
戒而選集清英至爲精絶故房許諸人收晉史
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
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録者自劉知幾始而不
知義慶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
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世代崇尚
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
可也豈直與志恠述妖稽神纂異誣誕慌惚之
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
工鉅儒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録刪校尊信益

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儗之而作唐語林續
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
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泝西京下逮朔漠悉
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絶之跡聚而陳之
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
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
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
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爲之佐吏雖曰
筆削自已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蔵

器海濵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嗜好紬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之劉氏雖易豈啻什百哉况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證有不言之妙顧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一時竝撰綱目互發詳略相成開闔貫通一無抵牾至其所引奥篇祕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富贍略等信該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說者顧以其多取近世襍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鞮譯之士厠之中古華夏幾不分虎羊之鞹為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於法戒則不得不無取

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商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汙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説所以同異者著之亦以自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陸師道撰

附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
魏公　亦稱魏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玄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冲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沖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将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

王公　亦稱冶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沖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琮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雅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顗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侯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叅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太尉　亦稱太傅　亦稱
　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堅石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
　文靖　亦稱僕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修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虨字思玄　亦稱僕射
王徽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溫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
大司馬　亦稱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穉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氷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冲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

中軍

陸玩字士瑶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熈　亦稱中郎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藴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薈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郗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
稱北中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珉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
建武
桓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謐字雅遠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陸慧曉字叔明　亦稱東海
張融字思光　亦稱黃門
袁粲字景倩　亦稱袁尹　亦稱司徒
褚淵字彥回　亦稱司徒　亦稱太宰
王儉字仲寶　亦稱僕射　亦稱文憲
劉孝綽字孝綽　亦稱阿士　亦稱長史
陶弘景字通明　亦稱隱居　亦稱貞白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
　支法師　亦稱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終

世說新語補目錄

卷之一
德行上
卷之二
德行下　言語上
卷之三
言語中
卷之四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五

文學中

卷之六

文學下　方正上

卷之七

方正下　雅量上

卷之八

雅量下　識鑒

卷之九

賞譽上

卷之十
賞譽下　品藻上
卷之十一
品藻下　規箴上
卷之十二
規箴下　捷悟
夙惠
卷之十三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卷之十四
傷逝　棲逸
卷之十五
賢媛　術解
卷之十六
巧藝　寵禮
任誕上
卷之十七
任誕下　簡傲
排調上

卷之十八
排調下　輕詆上
卷之十九
輕詆下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卷之二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隟

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鍾　惺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德行上

補

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

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謝承後漢書曰閔貢字仲叔太原人皇甫謐高士傳曰仲叔同郡周黨貞介之士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生蒜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者可笑也必是曾講道學來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後漢書註曰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范曄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禮恭謙

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譴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補 朱文季（范曄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與張堪（范曄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志美行厲世祖召拜郎中歷漁陽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補 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文通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

補

之爭者投兵謝罪嵇康高士傳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鳳專精誦習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其後遂爲名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

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
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
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
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
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
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
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
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
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
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乃易姓名居齊
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
遂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
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
先佞兮唌咃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
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
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
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
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

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擧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淸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一名汜山陽金鄉人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范曄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爲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値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邪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
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闇人也高士傳曰石門守者魯人也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之者與時人賢焉貧者士之
宜豈為鄙哉巨卿敎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備未
竟不肯去

補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
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

通史雲從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范羣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為譎激之行桓帝時為萊蕪長遁居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行年七十四卒謚曰貞節先生

周子居周乘別見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

不掃除日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値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海内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絶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緜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緜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煗（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補徐孺子嘗事江夏黄公後黄公亡殁孺子往會

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范曄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逆遺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邟鄉侯梁冀誅首居公位尋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冑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稺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

久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或別見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

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决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補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寧與華歆邴原俱遊學天下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華歆王朗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俱乘船避亂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泰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

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舍與俱行比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别

補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左傳曰庶人無罪懷璧其罪顧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華嶠譜叙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補

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修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爲之罷社魏志

曰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以為主簿後舉孝廉辭融荅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賛曰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虔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

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

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晋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瑯琊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晋踐祚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呉功封安豊侯和嶠晋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賈充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晋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碁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武帝晋世譜曰世祖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寛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咸熈二年受魏禪謂劉仲雄曰王隱晋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莱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

評論之王公太人望風彈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晋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有志介貧衣中為成皐令

吳使諸葛子瑜諸葛瑾别見朱義封吳志曰朱然字義封丹陽故鄣人仕吳為左大司馬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入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

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述德信耶翹聱日並

豫作然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教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鳥從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乎哀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三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合珠鱗柙玉牀象衽從人以殉壙穴之内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哉吾以材質

淬濁汙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補

杜恕著家戒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顯仕朝廷恕猶家居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道張子臺典略曰張閣字子臺東郡人官至太僕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来

補

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數日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

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遣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

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萩分陳相剌共以爲樂

補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晉書曰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

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宛句令濤少有器量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老莊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謚康侯

補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

士牛傍鑿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名魏世裒少立操裒以父儀爲晉文王所害絶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斷絶墓前一栢裒常所攀枝葉爲之枯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栢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其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源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補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

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兒住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湖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廣別見

補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衛玠別見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

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為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瑯琊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乱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牲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潤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巍然郡人嚴憚之覲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

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爲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婢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遺之所誣胡厚德攸遺眞

驢馬護送今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殺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

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晉陽

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絜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

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學訓所變耶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見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

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看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

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藩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慶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鬭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

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
生是同顧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
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
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
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
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
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奸計自傷力劣不
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
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
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別見而嵇紹
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父康紹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
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
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
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

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蒙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藴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記日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琊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叛誅恩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

堅娶東莞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
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
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
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楊州刺史
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絜
奉祿須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
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補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苫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補

謝石奴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假節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

遺安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

補記鍁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鍁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記鍁字稚春北海廬人

補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隣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猷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補　補

世說新語補卷之二

德行下 具屬補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瑯人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妄交遊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宋書曰王敬弘瑯瑯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子恢之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位至新安太守中大夫被召爲秘書郎僕射

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楊州治中覬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補

朱百年家貧毋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計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擕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箬爲業以藥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去頗言玄理爲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顗友善俱嗜酒輒酣對盡歡）

補

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特爲太祖所愛）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補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酈道元水經註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年時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蔑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爲贈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遺簪㡛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補　　補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收下獄死會稽孔闓麁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銶太祖第十八子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補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補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永明中使虜世祖曰卿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補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年三十一薨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別見

張思光給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父暢會稽太守融弱冠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南史曰張緒字思曼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播梁典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攝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輿南史曰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毋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

補

鶴來下子與勿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日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齕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奉喪歸至巴東滛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滛預石江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泝所忌子與撫心長吁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滛預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古樂府灎澦歌曰灎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蒞官常以清靜居朝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袁司徒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況嘗慕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欲亨二姓由是遇害

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人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少有志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京四十強仕南方畢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人

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祖所知歷官參軍太尉從事中郎謂人曰我欲

鮮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補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隋書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補 李浙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

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客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三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悽惻論者義之

補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

從婢二人青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陽城歲饑屛迹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 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江西觀察使工文辭少負氣節與母

弟凝淩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遊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稱楊穆許李之友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充亭奢侈後爲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第登制科爲楊憑所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蒙公門公何取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父皐天寶中祿山使之獻俘京師皐察祿山有異志詐死逃去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

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爲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愽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什八九時爲宗臣焉

補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誡無犯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頑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

補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爲哀傷如是

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略曰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從平陵崇少為郡文學史大司徒傅喜薦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邊文禮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袁奉高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污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污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

衣裳耳按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鄭康成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至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為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補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慚色

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太祖武皇帝 以楊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 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 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僭號于壽春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 華嶠漢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

不及相氏也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融數與武帝箴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

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檛蹋地來前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檛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檛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魏武慚而赦之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

甚而不自衒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容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廣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

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著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祈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祈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

馬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祈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内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八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

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
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
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
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
甚羞之此自鋤園惟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
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

日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
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
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
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
大用會
其病死
子且下車乎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
天下伯成子
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
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
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
思宋人孔子弟子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
牖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
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
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何有坐則華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補

曹公既殺楊德祖楊脩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父彪漢太尉脩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並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記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爲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無文武有雄姿異略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荅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

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侍中尚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補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麁醜無威儀而嗜酒輅別傳曰輅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玄茂亦在坐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與李勝等為浮華友事發被斥後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許臧艾、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補

含笑賛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爲討逆將軍旣定豫章還饗將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爲王朗功曹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大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後避

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權與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補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

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補

王渾平吳之日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父昶魏司徒渾沈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慚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
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
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
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
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 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
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陛
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為太子[illegible]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
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世說新語補卷之二